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 第四回 蛋和尚三盜天書 聖姑姑楊園寄住

話說蛋僧問家人：「你家公子姓甚名誰，何等鄉宦？說與貧僧知道。」那家人道：「俺家老主人一字並肩王冷千歲三字，人人曉得的；俺家公子冷作其，個個知道的。你這和尚住在此地要小心。」蛋僧道：「這是貧僧知道的。」一宿晚景不表。到明日，蛋僧早起，獨自納悶，一心要盜天書。那知千難萬難，今年的端午日又過了，那裡能待到來年上山？蛋僧正在思想，來了一個家人，說：「俺家爵主道你這和尚衣服好洗了，叫吾拿個衣包來還你。」蛋僧道：「啊彌陀佛，多多謝謝。再有條鐵棍呢？」家人道：「與你收好在裡面。看你頭髮也長了，應該剃剃，浴也洗洗，腳也修修，豈不乾淨？」蛋僧應道：「啊，這裡地方可有浴室麼？」家人道：「府中浴室也有。」蛋僧道：「如此妙極了。」家人道：「跟吾去。」蛋僧道：「來了。」取了衣包，打開來取了替換的衣衫，跟著冷府家人彎彎曲曲的走。心內暗思道：「冷家公子到是多情義的人，想是道友面上來的。」到了浴室裡，把衣服脫脫，寬了鞋襪，上下週身，通通洗洗。此刻，蛋僧好不心快，口內不說，心中想道：「久矣不見水面，今日在此洗浴，好不快活也。」浴已洗畢，換了衣服，隨有待詔與他剃頭、修腳、修手，家人把那剃下來的頭髮，修下來的指爪、腳爪一齊收好。蛋僧問道：「這些東西要他何用？」家人道：「留在這裡何用，拿去丟掉了。」蛋僧道：「是啊，是啊。」家人道：「啊嗚嗚，這件衣服好黑，長久不洗了，拿他去洗洗罷。」蛋僧仍回風雨樓去，身上洗得光光滑滑。家人拿了衣衫，去交與茅山道士收好。那時，道人就把一件襯衫包了指甲、腳爪、頭髮，放在一個酒罐內，置之壇前。就於五月初六這一日子，在壇書符念咒三通，令牌九下，蛋和尚一個頭眩，遍身寒冷，骨節俱收，好不難過。呀！為什麼一霎時身上不爽快？想必是洗浴之時冒了風寒之故。不免眠一眠罷。便和衣眠在牀中。早有家人告知爵主。爵主聽了，大喜說：「果然妙法。」自此以後，道人日日作法，一連三日。蛋和尚臥牀不起，身子發熱，飲食不進，昏迷不省，日日沉沉睡去，夢話連連不絕於口。家人等常去告訴爵主。一日，公子也聽見了，欣喜欲狂，便呵呵呵道：「妙啊，那張法師果然利害也。活活的人咒得殺的，要奪玉帝做，何難之有？」到了第七日午時，道人作法兩次，蛋和尚發暈了。午時三刻，第三次作法，仗劍拍令牌，劍頭指在罐中，連書三道符，連噴三口水，結果蛋和尚速歸天去。字未寫完，壇前忽聽得拍辣辣一響，十三道金光，十三位真人衝進壇來，又是括辣辣一響，那罐多打得百碎。又是括辣辣一響，金光閃亮，那個張法師打死壇中。看的人多唬得魂靈出竅，急急忙忙報與爵主知道。冷作其唬得口呆目定，冷汗一身，一聲長歎，把頭亂搖，兩眼昏呆，望了天上瞧了半日，心內想道：「道人有法術總覺徒勞，吾想要做玉帝，把道明特地請來，到反送了他一條命。如此看起來，果然是天不可欺。自古道：『神目如電』，真真不錯。」忽有家人來稟道：「爵主爺，蛋僧的病一霎時就好了，走也好走，飯也好吃。」爵主道：「嚇，有這等事？哈哈，妙啊。」爵主心中大悅，滿面笑容，便到風雨樓中來看蛋僧。一見便叫：「和尚，你的病十分沉重，怎麼一霎時就好了？」蛋僧道：「爵主，說來也稀奇。吾的病沉重如山，連日昏迷，不省人事，自己抵當死的。方才忽見金光閃閃，十三個穿道袍的人在吾牀上俱吹一口氣，登時我的病就好了。想來，我是不該死在此地，來救我的。」冷作其笑迷迷道：「你須要保重。」蛋僧便道：「爵主，吾的肚中甚覺饑餓，可否求賜一飯？」爵主道：「雖然肚中饑得狠，飯是吃不得的。吃一碗粥罷。」蛋僧道：「貧僧吃得的。」爵主道：「既如此，家人取飯與和尚吃罷。」家人應聲：「曉得。」爵主便下樓來，吩咐家人快些買棺，成殮這道明，法壇拆去，把四個小道人打發了去，單單留著蛋僧。回思轉來，也不謀天下了，叛國之心，一旦盡消，從今改惡為善，廣積陰功。又叫幾個家人們，將這塊「照潤石」扛去，放在原處。那裡曉得再扛也扛不起了的了，好像生根的。無可奈何，只得吩咐留在此間，再作道理。

蛋僧一日一日安身在冷府中，約有一月寬了。那一日，心內想道：「吾是出家人，不可久住在此，只好別處去化緣。」主意已定，便與管家說：「啊，管家，吾要去面見爵主，相煩引道。」那家人道：「如此，這裡來。」蛋僧便跟到了書房裡，搶步走上去。爵主道：「和尚，你來見吾有甚話說？」蛋僧道：「爵主，貧僧在府多蒙優待，十分感激。今日意欲別處走走，特來叩別。」爵主道：「再住幾天去便了。」蛋僧道：「既是爵主這等見愛，貧僧去去再來便了。」爵主道：「如此，也不便屈留和尚了。」那作惡之人反變了好人，取了十兩銀子送與蛋僧為路費。蛋僧便拜道：「啊，爵主，貧僧再要拜別茅山道友，求管家相請。」列位，那張道人被真人打死之事，瞞著蛋僧的口處，故而僧人不知其事。冷作其笑迷迷道：「他早已往茅山去了。」蛋僧拿了衣包，一條鐵棍已早交還，別了冷家，上路去了。仍然抄化唸經度日。

閒文不必細講，不覺又是一年。交到五月裡的時光，那日初三，天晴日暖。蛋僧仍然到舊處把茅蓬結好，雙膝盤坐在地上，輕敲雲板，把經文念念。日正當陽，尚未落山，那寧輝長老又來指引他去盜天書。為何見面並不說明盜天書的法道呢？只為要試試蛋僧的心。倘或倘比萬難，自然下次勿來的了。若是立心要盜，決然不肯心灰。那日五月初三，長老掐指一算，蛋僧已到雲夢山了。但他有此立心，不可難為他再苦一年了。他便出寺而來，仍是老人樣式，道：「你這和尚好不惹厭，為何又在此地結茅打坐？」蛋僧道：「啊，老居士，只是貧僧不肯負老居士之言，再來盜取天書，故而預先在此等候。」老人道：「嚇，那天書還不曾盜取來麼？」蛋僧道：「貧僧上年到此，被冷作其拿去，誤了時辰，故而今年又來的。」老人道：「但是今年再錯過了，是永遠盜不成的了。」蛋僧道：「貧僧今年再不肯錯過的。」老人哈哈笑道：「你這個莽和尚，莫道天書容易，其中卻有許多難處。吾今再不說明，只怕你又是一場空忙了。」蛋僧道：「老居士啊，但不知再有什麼難處，望速速指教，伏祈方便。」老人便道：「那天書在石壁之中，你還是起得下呢，拿得動麼？」蛋僧道：「是啊，什麼樣呢？」老人道：「你須要買辦紙頭、筆墨、刷帚，去印了下來。還是一張白紙，須在月半夜裡，月亮圓的時候，照將出來，天罡法，地煞法，然後用筆描畫，必清必楚，方能有用。牢牢記著，不可忘卻。」蛋僧應聲：「是，多謝老居士啊。」老人仍舊倚杖而去。蛋僧心花朵朵開了，自語道：「不是他來指教，此番只怕又是一場空勞。吾蒙冷家公子所賞十兩白銀，不免拿點去換了錢，預先買好了紙筆墨刷看。蛋僧便走出門來，走到了大街上，紙張筆墨買就。啊呀且住，須要把墨化開了，然後好用。又去買了一個瓦罐頭，兩個刷帚，不與人知，仍回原處，連夜取水化墨，實在吃力得勢。過了初四，等到初五，巳時光景，先來雲夢山上，躲在一個幽僻之所。心中想道：「不要又有人來搭措未好了。」但見太陽漸漸占西了，便悄悄的走近洞口。仔細一看，洞門掩上，在那裡自是喜歡。看看爐中還未出煙，又待了片時，爐中有煙起來。此刻白猿諒必昇天了，便慢慢的走入洞去。心驚膽怯，還防暗裡有人看見，又恐白猿回來得早。手忙腳亂，不停的塗墨，取紙頭來，東邊印到西邊，恐怕白猿回來，便看看爐中有無煙來，便道：「妙啊，你看爐中煙尚未止，待吾來多印幾張有何不可？」正在印時，煙已止了。連忙收拾，急急出去。出了洞，心中方安，匆匆忙忙下了山，道：「如今是不怕他了。」回思一想：「啊呀，不好了，一條鐵棍勿曾拿出，料想此刻白猿已經回洞，不必回去的了。」仍到茅蓬裡來，打開衣包，把天書一看，呀，果然仍是白紙，並沒有甚麼天書。老人說的話不錯，莫不是他是神仙麼，特來點化吾的？不然又成畫餅古事了。看過仍然包好，化些齋來充充饑。待到十五夜，便把天書來鋪在月光中，一張一張的照看，清清楚楚，用筆不惜工夫的描，等到描完，約有三更後了。月白星稀，天已將明。蛋僧想道：「天書已得，待吾來試演一回，可有應驗否？」想石中取火，便化了三張，並不靈驗。再化兩張，也不中用。便道：「啊呀，啊呀呀，吾用盡三年心血，盜得天書，那知無用！今日既不中用，要他作耍？待吾來一齊化了他罷。」正要把天書一並燒化，忽聞咳嗽之聲，抬頭一看，卻是那老人攜杖到來，笑嘻嘻的把兩手亂搖道：「你這和尚敢是呆的麼？費了三年辛苦盜著了天書，怎麼就是這等燒化了多張，豈不可惜呢？」蛋僧道：「啊，老居士啊，吾方才試驗燒燒看，那曉得一點也沒有用。那許多要來亦無所用，故而想一並多把火來燒了。」老人哈哈的道：「好個莽和尚，你的性子果然咆哮的。有了法術，用時便靈了；若無法術，本是徒勞的。」蛋僧道：「嚇，又有什麼法道的麼？」老人道：「誰說沒有？」蛋僧道：「但是貧僧不知法道，如何是好？」老人便道：「念你三年勞苦，又新指引你一條去路罷。」蛋僧道：「多謝老居士。」老人道：「你到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地

方，問著楊巡檢，那邊投見聖姑姑，自有好處。切不可說與外人知道。」蛋僧應聲道：「是，曉得了。」那老人說完便悠然而去。蛋僧心中欣喜非凡，想那老居士必定是仙家變的，諒來與吾有宿緣，因此幾次前來點化，吾今且謝謝神仙看，便望空深深拜了幾拜，仍坐在地上，雙膝卷盤，木魚敲敲，把經念念，打個盹兒，等天亮了走路。但見少頃東方發白，天已明瞭。便收拾衣包上路，逢人便問河南怎麼走的。此話暫且不表。

便說到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地方，有一個巡檢司老爺，姓楊名沛國，表字景安，只為他的太太犯了一樁怪病，任你什麼名醫總看弗好。楊太太一病兩月，飲食弗進，命在旦夕。楊沛國無可如何，只得出了招醫告示：如有誰人醫得太太的病好了，重重酬謝。那楊太太命不該絕，一日來了一隻千年修煉的老狐狸，那狐狸彩日月精華，能變人形。這個狐狸因是雌的，故而變為婦人，自己取下一個名字叫聖姑姑，妖法甚多，能算陰陽。那日下山的時節，有一異人，與他說了八個字，說道：「此去南方遇楊止住，逢蛋即明。」聖姑姑牢牢記著。下山以來，已經兩年，從來未逢姓楊的人，故而行蹤勿停。剛剛到了河南開封府來，只聽見大家說：「楊巡檢的太太病了兩月，名醫多看過了無用，問卜求神多不靈。近來連得水米不進，命延一息，想來活不成的了。現在遍貼招醫告示，不論男女人等，如能醫好太太的病，老爺肯從豐謝的。」聖姑姑在旁聽得明白，心內想道：「遇楊而止，今朝應了。此間諒有安身之處，不免今朝待吾做醫生去罷。」走到巡檢衙門上，立定身子，問道：「門上有人麼？」門公說：「來哉，來哉。是那個？原來一位道姑，到此何干？」聖姑姑道：「貧道雲遊到此，聞說府上太太有病，特來醫治。」那時門公就去報知楊爺，傳進。聖姑姑問明姓氏，同進內房，看明太太的症，取出一丸丹藥，用開水化服，只得半個時辰，太太肚中幾響，吐許多細蟲，宛如螞蟻一般。一眾丫環多稱：「奇怪。」聖姑姑就叫丫環取參湯與太太吃，吃下立時全愈的了。楊爺大悅，笑嘻嘻忙留住聖姑姑。吩咐端正素席來款待他。夫人便啟口道：「妾病自己不抵主好的了，不知你那裡請來的這道姑？」楊爺哈哈的說道：「這道姑乃是他自己走來的，下官問他的來意，他說道號聖姑姑，乃是廬山老母的徒弟，雲遊到此，帶有靈丹，醫治諸般怪病。他只得一丸藥把你的病就治好了，這是你命中該遇神仙。」夫人道：「老爺啊，道姑留他在外吃飯，切切不可有慢啊。吾還要與他說話。」楊爺道：「知道了。但你是病身方好，到底還是將息保重。」夫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那些婦女丫環們唧唧濃濃說：「吾們太太生成怪病，名家醫生多看到，多是倒鬼騙銅錢，吃藥雖如吃水，勿搖勿動，一點勿輕鬆。這個道姑到有正本領的，只得一丸仙丹，立刻退病。茶也吃、飯也吃，精神滿足，健如常人一樣，真正羞殺了一班倒運郎中。像這道姑，好算一個好郎中了。」一個道：「妹子，不要認差子人啊。這個道姑勿是郎中口虐。」那個道：「勿是郎中，倒是中郎。」這個道：「也不是。」那個道：「是仙人。」又一個道：「勿差，是仙人。那丸藥就叫仙丹。屋裡太太一吃就好的。」那一個道：「噲，妹子，吾想太太的怪病也醫得好，吾的痔瘡也要請教他，想是稀鬆了然的。」又一個道：「吾的尿出病也要問問他，待我們吃完子飯就去請教。」一個說：「說得勿差。」

我書中且說那聖姑姑齋已吃畢，心中想道：「若楊家可住，吾何妨就借居此地，候等蛋明。」忽見兩個丫環來請，說：「太太有話，叫你堂中去坐。」聖姑姑進去忙叩了頭，便立在半邊。夫人道：「道姑請坐。」聖姑姑道：「太太在上，貧道怎敢坐。」夫人道：「嚇，你是吾的救命恩人，那有不坐之禮。」聖姑姑道：「如此，告坐了。」夫人道：「看茶。」丫環應聲：「是，來了。」夫人便問：「道姑俗家尊姓？」聖姑姑道：「姓何。」夫人問道：「自從小出家的呢，中年出家的？」聖姑姑道：「是中年出的。」夫人問道：「尊庚幾何？」聖姑姑道：「虛度四十三。」夫人問道：「那裡人氏？」聖姑姑道：「故鄉四川。」夫人問道：「府上現有幾人？」聖姑姑道：「舍間只有一個豚犬，名曰左驍，一個小女，取名永兒。」夫人問道：「現在何處？」聖姑姑道：「跟著貧道來的，現在府門外面。」夫人道：「啊呀，何不裡面來！丫環，外面去請何左驍官人及永兒小姐進來。」丫環便往外面去請。夫人又問：「道姑，這丸仙丹你是那裡來的？」聖姑姑道：「貧道是廬山老母的徒弟，師父付了吾幾粒丹，雲遊到此，救人危急。聞得太太有恙，特來醫治。」夫人道：「此乃妾身正有緣，得遇活神仙也。」聖姑姑道：「此乃太太天年未到，故逢貧道。」說話之間，左驍、永兒進來見禮，太太睜眼一看，左驍是小小身材，只有五尺長。便問道：「啊，道姑，令公子足疾幾時起的，為何不把仙丹醫治呢？」聖姑姑道：「曾經求過師父，師父說他的性子咆哮，若將左足醫好了，恐他常要惹禍，待他帶些小毛病也無妨礙，由是名之曰左驍。」夫人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那聖姑姑花言巧語，騙得夫人甚為相信。夫人回頭又把永兒一瞧，道：「妙啊，身子窈窕，這樣文雅，又是姿色無雙，年紀約來不過十五六歲，從來未曾見過這樣的美女。」那夫人一頭看，便問道：「未知這二位可曾學了廬山仙法麼？」聖姑姑道：「不瞞太太說，略知一二。」夫人道：「這卻甚好。」又叫丫環令他兄妹去吃齋不表。再說那夫人道：「道姑，你是吾的救命之人，必須補報。意欲屈留在此，盤桓幾月，這些薄儀聊表微敬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聖姑姑道：「多謝太太。但是貧道好淨不好煩，須要淨室居住才好。」夫人道：「這也容易。吾家有一座花園，甚是閒空，道姑盡可安身。」聖姑姑道：「這是極妙的了。」太太連忙叫丫環傳話：「開好園門，領他母子三人花園居住，悉便他們揀定何處安身，牀帳鋪陳須當精緻，日日供應也須豐盛，如違吾令，家法重責。」丫環應聲：「曉得。」便傳話出去，立刻開了園門。聖姑姑謝別了楊太太，與左驍、永兒進園來，牀帳已早安排好了，聖姑姑母子三人便一同居住。要知蛋明情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